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太行石語 石板岩鎮的骨骼

王賢浩

我從河南林州市城區出發不久，越野車便一頭扎進了豫北太行山的褶皺裡。柏油路順著山勢蜿蜒盤旋，一側是陡峭的崖壁，岩石裸露著蒼勁的紋理。

另一側是幽深的峽谷，雲霧在谷底緩緩流動。車輪碾過路面的聲響，伴著山間清脆的鳥鳴。轉過無數道彎，當視野突然開闊，灰褐相間的石板屋層層疊疊鋪滿山壁時，石板岩鎮，就這樣猝不及防地撞進了我的胸懷。

我踩著青石板路，往這個被譽為太行山峽谷中瑰寶的石板岩鎮裡走，鞋底踩在石板上，發出「嘩嘩」的脆響，像是在和大山說著悄悄話。

路邊的石頭屋高低錯落，有的牆腳嵌著幾棵歪脖子老槐樹，樹影落在石板牆上，給硬朗的線條添了幾分溫柔。走近了看，才發現這些石板並不規整，它們大的如蓋，小的似巴掌，有的帶著天然的紋理，有的邊緣殘損又被風雨磨蝕得圓潤光滑，每一塊都有自己特點和脾氣。

村民告訴我，這裡蓋房子從不打地基，直接把平整的大石板往地上一鋪，就成了房基。再用小塊的石板堆壘、填縫、砌牆，物盡其用，石板與石板之間不需要水泥，只用山裡的黃泥粘合，卻能歷經百年不倒。

一位大爺帶我去他家參觀，他家的院子圍著石板院牆，院牆頂平鋪著一排長條石板，像是給院牆蓋了個平坦的毯子。院子裡的雞窩、豬圈、年棚全都是石頭做的，連吃飯的桌子都由整塊的石板鋪成。大爺指著屋頂的石板瓦說：「我們這裡的石板瓦經久

耐用，下雨不漏水，下雪壓不塌，不裂不爛，比窯燒的瓦，機器壓的鐵皮還結實管用。」我仰頭望著屋頂，一片片石板瓦交錯陳疊，像魚鱗似的，陽光照在上面，泛著淡淡的光暈。屋簷下掛著幾串紅辣椒，在灰褐的石板映襯下，像一團團跳躍的火焰。

往鎮子深處走，石板路變成了石階路，一級一級往山上延伸。路邊的石頭屋越發密集，有的房子建在崖壁上，只靠著幾根粗壯的石柱子支撐，看著驚險，卻穩如磐石。我爬上頂端的山階，站在高處往下看，整個鎮子像一塊巨大的石雕，鑲嵌在太行山的懷抱裡。層層疊疊的石板屋和山的輪廓交織在一起，和諧、溫馨、自然。

在鎮口老奶奶的石頭茶館裡，我看到那牆面被茶水渲染成深褐色，像一本翻舊了的書。老奶奶給我倒了一碗粗茶，說：「這鎮子的人，祖祖輩輩都在石頭的滋養下生活。石頭是我們的骨骼，撐起了房子，撐起了家園，也撐起了我們的日子。」我捧著茶碗，看著這個由石板建築而成的鎮子，那一塊塊沉默的石板，不僅是建築材料，更是石板岩鎮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們見證了這裡的風雨，記錄著這裡的時光，也承載著這裡生生不息的煙火。

傍晚時分，夕陽把石板鎮染成了金紅色。炊煙從石板屋頂裊裊升起，和山間的雲霧纏在一起，像一幅流動的畫。孩子們在石板路上奔跑嬉戲，笑聲撞在石板牆上，彈回來，融進風裡，飄向遠方。

我坐在老茶館的石凳上，看著眼前的一切，覺得這石板岩鎮就像一個活著的生命體，那些堅硬的石板是它的骨骼，而那些煙火氣、那些人的歡聲笑語，就是它的脈血靈魂。

臨走的時候，我回望這座嵌在太行山裡的小鎮，忽然懂得：人生亦如這石板岩，不必追求浮華的修飾，只需像石板一般堅守本心，以堅韌為骨，以煙火為脈，踏踏實實地沐浴歲月的風雨，便能活出沉穩而持久的模樣。

這大山裡的石板鎮，不僅藏著人與自然共生的智慧，更藏著一份從容篤定的人生真諦。

著幾粒蔥花，綠瑩瑩的，看著就舒服。我舀了一勺，魚肚子上的肉，肥肥的，白白的，入口即化。那鮮味不是沖的，是慢慢的，溫溫的，從喉嚨一直暖到胃裡。朋友說，塘鯉魚春天的籽最肥，你吃的這條，滿肚子都是籽。我看了看，果然是，一粒一粒的，金黃金黃的，咬在嘴裡，有一種特別的香。

還有一種吃法，是紅燒。塘鯉魚小，紅燒容易碎，要小心翻。但燒好了，味道也好。醬油的紅，魚的青，蔥的綠，姜的黃，一鍋燉出來，顏色好看。

有一回，我跟一個老鄉說起塘鯉魚，他說他們那裡叫「癡鮎」，又叫「呆魚」。說這魚笨，好捉，用手就能撈。夏天的時候，小孩光著腳在河裡踩，踩到了，彎腰一抓，就抓著了。他說，這魚笨是笨，但好吃，春天的最肥。他說著說著，就說起小時候的事，說起那條小河，說起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我聽著，覺得塘鯉魚不只是一條魚了，是那些人的記憶，是那些人的鄉愁。

## 谷雨霏霏 千年詩

趙學潮

谷雨時節，細雨霏霏。那從天而降的細雨雨絲，如絲如縷，悄無聲息地飄落人間，潤濕了田野，晶亮了池水，也把天際間的塵埃蕩滌得乾乾淨淨。迷濛的霧中，田里的小麥正歡快地拔節，池水中的浮萍大片大片地萌生，天空中布谷鳥一聲聲啼鳴。谷雨，春日裡的最後一個節氣，把千年的詩意融進一滴滴濛濛細雨中。

唐代詩人杜甫筆下的春雨最是多情。「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谷雨的雨深諳時節，最懂萬物的心思。它一點兒也不張揚，不喧囂，只是趁著沉沉夜色悄然降臨。就像一位謙謙君子，把甘霖灑遍人間，默默滋養，不求任何回報。

一場清雨，最能洗出人間的明淨。唐代詩人王維寫下「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谷雨的雨恰好處，格外清新明淨。它輕輕濕潤了大地，剛好壓住飛揚的塵埃，又不至於泥濘難行；不帶淒淒慘慘的味道，反倒給人溫潤的安慰。它最懂分寸，知道進退，潤澤了天地，也潤澤了人心。

宋人筆下的谷雨，多了幾分田園閒趣。宋代詩人陸游有詩云：「谷雨初過換袂衣，園林零落到薔薇。」谷雨過後，天氣轉暖，人們換上舒適的袂衣，園裡的薔薇花燦然開放。詩人坐在溪橋邊，看著夕陽下，雨霧如煙如紗，時光彷彿也慢了下來。谷雨的雨洗淨了天地，也淨化了詩人的靈魂。

明代詩人方太古則描繪出一幅生機盎然的雨景圖：「花前細細風雙蝶，林外時時雨一鳩。」花叢中，暖暖的春風吹拂著雙飛的蝴蝶；樹林外，不時降落的雨滴伴著斑鳩的一聲聲啼鳴。蝴蝶在風中飛舞，斑鳩在雨裡鳴叫。萬物在谷雨的滋潤中各得其所，讓天地間充滿勃勃生機，也讓人的人心得以安靜下來。

谷雨的雨，以千年的詩意詮釋著生命的深意。雨生百谷，禾苗青青，農人彎著腰在田間忙碌，汗水混著雨水滴入泥土。他們侍弄的不僅是莊稼，更是一季豐收的希望。不必刻意追尋千年的詩意，它就在這綿綿雨絲裡，就在田間彎腰的辛勤身影中。

千年谷雨千年詩，最美的詩篇，從來都屬於那些在細密谷雨中默默耕耘的無數農人。他們用雙手做筆，以大地為紙，用一生的辛勞，寫就人間最樸實、最溫暖的幸福詩行。

## 春水塘鯉鮮

吳子悠

塘鯉魚，名字就好聽。鯉讀作「裡」，但叫塘裡魚，不如塘鯉魚有味道。我們那裡又叫虎頭鯉。虎頭鯉這名字嚇人，其實它只有巴掌大，腦袋大，身子小，憨憨的，像個小老頭。趴在水底一動不動，你拿棍子捅它，它才慢吞吞地挪一下，挪到旁邊，又趴下了。這麼懶的魚，叫鯉魚，真是抬舉它了。

### 文藝副刊



## 海韻

## 龍蝦」過時了 現在流行「養馬」？

「龍蝦」還沒養明白，周圍的人突然又開始「養馬」了。

這匹「馬」，叫Hermes。和OpenClaw一樣，Hermes也是個開源的Agent項目，由Nous Research團隊於2月25日推出。因拼寫跟那個頂著品牌一樣，所以得中文名「愛馬仕」。

與OpenClaw不同的是，Hermes多長了「腦子」，主打自我進化，這也是其迅速走紅的主要原因。進入4月後，Hermes整體日均Token消耗量從20億激增至3000億，以黑馬之姿衝進OpenRouter等多個開發者平台的多個榜單前列。

於是在社交媒體和電商平台上，「39.99元專業安裝」的服務和「從入門到精通」的教程開始湧現，教人「養馬」的生意迅速成形。

一場熟悉的「新技術—新焦慮—新生意」的循環，又在上演。

更聰明的「馬」

從技術層面上來說，Hermes確實比OpenClaw更進了一步。進步體現在，Hermes試圖重構Agent的學習方式。在OpenClaw體系中，所謂學習，本質仍然依賴用戶。無論是Skill（技能）的構建，還是記憶的整理與壓縮，都需要人為參與。系統更像一個高度可編排的工具集合，來供人使用。而Hermes的變化，在於把這一整套機制收攏向自己。

奇安信人工智能公司安全專家劉巖對中國新聞週刊表示，Hermes的核心能力來自其可寫運行時（Writable Runtime）架構。與OpenClaw的靜態調用不同，Hermes在運行過程中可以自動生成、優化、存儲新的技能代碼，並通過「技能蒸餾」機制將任務經驗沉澱為可復用的技能文件。

「這意味著Agent不是在執行預設的指令集，而是在自己編寫自己的能力。」劉巖總結。

換言之，每完成一次任務，Hermes會從執行過程總結並保存一個個Skill，下次遇到相似的問題時，它可以直接加載這些技能，

並在任務中持續完善迭代。且這一切，不依賴人插手。

「目前使用下來最大的感受就是，當你發出一個任務之後，就算沒有執行完，它也會想盡辦法給你執行，並且給你回復。」這是AI博主人工大黑的親身體驗。

Hermes與OpenClaw的另一個關鍵差異，在於記憶機制。

OpenClaw更接近一種全量記錄式架構，記憶策略是被動的。Hermes則走向選擇性記憶。

它會在與用戶對話過程中高頻觸發回顧機制，對上下文進行整理，並分析提煉出值得被寫入長期記憶的信息。此外，它還引入更複雜的記憶後端，對歷史對話進行抽象，以提取用戶偏好、行為模式等更高層級的信息。理想情況下，可以大幅提升調用效率。

「雖然最開始使用Hermes的幾次對話，跟OpenClaw的Token消耗量差不多，但越往後聊，會發現Hermes消耗的Token反而會少一些。」人工大黑表示。

在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長張孝榮看來，Hermes給出的是Agent進化的一個方向，即從任務執行向認知規劃的範式轉變。「這種帶記憶的自主智能體方向，是未來所有成熟Agent的必經之路。」他判斷。

還沒那麼神

但方向先進，目前也還只是方向先進罷了。在多位受訪者看來，Hermes還遠未到成熟階段。

一個最直接的信號，是版本號。資深AI產品經理劉思行指出，當前，Hermes的最新版本仍處在0.1階段，這其實說明其仍是一個很初階的實驗性產品。

「大家把它吹得太玄乎了，其實相比於OpenClaw根本沒有質變。」實測後雖然覺得Hermes有其優點，但人工大黑還是潑了一盆冷水。

在理想設定中，Hermes可以通過技能蒸餾不斷優化自身能力。但在實際使用中，這一過程高度依賴模型判斷。

人工大黑認為，那個被全網吹捧的「自動生成Skill」的功能，在實際操作中反而成了個麻煩。「以往用OpenClaw，遇到重要任務我會主動提醒它幫我總結。而Hermes有些太『自作聰明』了，不管什麼事它都會自動生成一堆技能，我的Skill會越來越多，且很冗余，有些東西根本沒有必要。」

「不是每個人都能用好用AI。用不好的人給的回饋沒有價值，如果他們直接用Hermes，會讓這匹馬『越學越差』。」劉思行也表示。同時，這種自進化還可能帶來更大的安全隱患。

「Hermes的風險比傳統Agent更難防禦。最大的不確定性在於，你無法預判Agent會從哪些數據中學習，以及它生成的技能是否包含危險指令。」劉巖指出，「因為惡意行為不是外部植入的，而是Agent從環境中自我演化出來的。攻擊者甚至不需要直接攻擊Agent本身，只需要在Agent能接觸到的數據中埋下種子，可能是一封惡意郵件、一個含隱藏指令的網頁、一份被投毒的文檔，Agent就可能主動從中學習到危險行為。」Hermes的記憶機制也同樣存在問題。

儘管Hermes嘗試通過抽象和篩選提升效率，但這一過程並非總是有效。在一些複雜任務中，過度抽象反而可能丟失關鍵細節，而在長期使用後，記憶體系本身也可能出現

結構混亂的問題。

換句話說，它試圖解決記什麼，但還沒有穩定解決怎麼記得更好。這也是很多用戶體驗後的感覺，「依然會忘事兒」。

除了能力本身，Hermes的使用門檻尚未明顯下降。劉思行表示，目前，Hermes仍然依賴服務器部署和環境配置，使用方式更接近早期的OpenClaw，對於非技術用戶而言，從安裝、調試到日常維護，都存在不小難度。與已經被大廠產品化的各類Claw工具相比，Hermes離開開箱即用還有明顯距離。

不過更重要的是，許多用戶在嘗試這類Agent時，並沒有清晰的使用場景。

張孝榮指出，大多數用戶對一款又一款AI工具的追逐，更多是由FOMO（錯失恐懼）驅動的「數字囤積」行為，而非完全由需求驅動。「它更像是一種情緒消費，是在追逐一種緩解焦慮的安慰劑。」

人工大黑也認為，普通用戶最大的誤區，在於「先上工具，再想需求」。在沒有明確任務目標的情況下，Agent往往會反覆試錯，消耗大量Token，但產出並不穩定。於是，很多人最後得到的不是效率提升，而是更高的使用成本。

「如果你連『龍蝦』都還沒養明白，『馬』其實可以先放一放。」劉思行說。

<中國新聞週刊>

## 林萬里鑫淵鄉賢丁憂

旅菲晉江柳山同鄉會訊：本鄉會林秘書長萬里鄉賢、林副理事長鑫淵鄉賢賢昆仲令尊林炳銘老先生，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五十二分，壽終正寢於家鄉柳山村，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柳山本宅，擇訂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農曆三月十二日）入殮，五月二日（星期六）（農曆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鄉會聞耗，經致函慰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輓花圈，藉表哀思，而盡鄉誼。

## 許連助丁祖憂

深滬中學暨附中菲律賓校友會訊：本校友會秘書長許連助學長令祖慈許府施荷裁老太孺人，不幸於2026年4月23日，農曆三月初七日，（星期四）早晨五時三十分，於世長辭，享壽閏九十有九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晉江市深滬鎮科任村許氏祖宅，擇訂4月29日，農曆三月十三日（星期三）上午舉行告別儀式，同時移柩至晉江市青陽殯儀館火化。本會聞耗，經派員慰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唁電，輓其花圈，以表哀思，而盡會誼。

## 林謀福丁憂

深滬中學暨附中菲律賓校友會訊：本校友會副理事長林謀福學長令先尊林炳銘老先生，不幸於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時十五分壽終正寢於家鄉柳山，享壽閏九十有二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停柩設靈於家鄉柳山本宅，擇訂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星期二）（農曆三月十二日）入殮，五月二日（星期六）（農曆三月十六日）上午九時出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校友會聞耗，經致函慰問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輓花圈，藉表哀思，而盡鄉誼。

## 顏福森丁憂

菲律賓中國洪門致公黨第一支部訊：本支部顏職介主任福森大哥令尊顏受城義老伯，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醞時，壽終正寢於家鄉，享壽八十有九高齡。哲人其萎，軫悼同深。現設靈於家鄉祠堂，擇訂於四月二十九日（星期三）上午九時舉行出殯，安葬於家鄉紀念墓園之原。

本支部聞耗，經即函電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敬輓花圈，以表哀思，而盡蘭誼。

## 訃告

顏受城

（晉江鈔坑鄉）

逝世於四月廿二日  
靈堂設於故里祠堂  
出殯於四月廿九日上午九時

流芳百世